

1987年6月，黑龙江电视台来沪拍摄《中国影星》系列专题纪录片，编导孟烈是我上山下乡时结识的老友。一天，老孟来电话邀请我拍摄片场的工作照片，我感到摄影爱好者，能为白杨、秦怡、孙道临等“国宝级”的明星拍照，近距离目睹老艺术家的真实生活状态，聆听他们对电影以及人生的感悟，如此机缘弥足珍贵。

纪录片第一集是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的专辑。那天，在沪上一公园里拍外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银幕下的白杨。她气质优雅，身穿一袭洁白的长裙，脸上有两道弯弯的长眉，眼睛大而明亮。她投入地配合剧组拍摄的一组镜头。休息间隙，我以一株叶红似火的木槿作背景，为白杨拍肖像照。我选择了较低的视角构图，采用侧逆光拍摄，午后斜阳作为勾勒人物的轮廓光，凸显了立体感。为避免脸部曝光不足添加了辅助光，使她的皮肤更为光洁靓丽，眼睛里闪着宝石般的光，炯炯有神，照片体现了几分“枫丹白杨”的意境。现场有路过的

游客认出了白杨，围着她打招呼合影，索要签名。白杨平易近人没有丝毫的架子，一一满足影迷的要求，感谢大家还记得她。

几天后，孟烈和我应邀到她家做客。白杨的家在清静的华山路上，门前高大的梧桐树好似列队迎客的仪仗队，一幢雅致的三层花园

## 为白杨留影

朱岚

洋房，掩映在树荫里，人称“小白楼”。院内小花园种植着花草树木，绿意盎然。当年这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海内外的电影人每逢来到上海，总会到白杨家欢聚。

略施粉黛、穿着便装的白杨，含笑把我们引到家中。步入客厅，白杨的夫君蒋君超坐在轮椅上，高兴地握着老孟的手：“孟导演，有失远迎，一见如故啊！”孟烈说：“您是影坛前辈，真正的导演，请多多指导！”蒋君超开怀大笑，他谈吐幽默诙谐，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增添了亲近感。蒋君超也是一位电影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以帅气的外形和儒雅的气质登上银幕，当时是联华电影公司的“当家小生”。之后，他又拿起了导演，执导拍摄过三部故事片，1957年还与孙瑜合作导演了一部电影《乘风破浪》。与白杨名

声日隆、星光夺目相比，蒋君超之后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定位于“幕后”的艺术创作，撰写文艺评论，记录电影创作的灵感，笔耕不辍，甘为辅佐白杨电影事业发展的“绿叶”。

白杨、蒋君超与孟烈编导品茗聊天，话题主要围绕专题片的拍摄提纲、白杨夫妇的片场生涯以及家庭生活方面等。白杨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梳理过往电影角色创造的心路，尽心尽力地回忆影坛的旧事，尤其对解说词中涉及的史实和评价，字斟句酌，谨慎拿捏，力求客观准确。他们坦诚地进行交流，各抒己见，相谈甚欢。我在一旁多角度地拍摄了他们互动的情景以及家庭生活照，收获满满。

中午，白杨夫妇留我们二人共进午餐。她家的老保姆厨艺不错，做了松鼠鳜鱼等几个拿手的家常菜。我因与银幕巨星同桌，受宠若惊，酒未沾唇已自醉，激动得手足无措。席间，白杨老师看见我十分拘谨，便用公筷为我夹起了鱼块，细心地提醒我小心鱼刺。她始终保持着微笑，目光是那样慈祥，话语中透露出一种长者的关心，让我恍如时空交错，联想起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中善良可亲的李素芬形象。当时我如沐春风备感温馨，虽说这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但此番情景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父母是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作曲系的老师，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教我学习钢琴。“妈妈！还有几分钟啊？”如同今天的琴童一样，因为不好好练琴我吃了不少“苦头”！

1969年，湖北艺术学院操场旁的墙壁上贴出学校下放农村的人员名单，我父母上榜，并要求在几天内完成搬家的准备。因为时间紧迫，家里的钢琴、家具等被快速变卖处理，所有的乐谱和唱片被当废品论斤卖掉，只有一张唱片幸存：父亲在打包收拾东西时，随手拿了一张唱片放到纸箱子里用来固定碗筷。

这张唱片奇迹般地跟随着我们家下放到了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那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我在农民家的堂屋里上小学，几块砖头上放一块木板就是书桌，读课文是地地道道的古代吟诵（这在我的交响诗《王羲之》童声演唱的《墨池记》中有

明显的印记）。大约在1970年，我们家搬到了县城，县城在我眼里是大城市，因为那里面有电灯了！作为无线电

## 贝多芬交响乐与我的邂逅

——写在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之际

叶国辉

爱好者的父亲费尽周折搜集了一套配件组装了一部留声机。于是，那一张唱片可以播放了！我每天不知道要听多少遍，对于当时成天听样板戏的我，这张唱片具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和极大的吸引力。在那个特殊年代，父母亲一直都没有告诉我唱片里是什么曲目。每每放学回家后，躺在爷爷的躺椅上，一遍又一遍地听这张唱片，是我最大的乐趣和享受。唱片里的每一个细节我都倒背如流。一天，几个十分要好的同学来我家玩，一起听了这一张唱片，并十分好奇唱片上的外国字。几天后，我因此被班主任留下谈了话。

许多年之后，爸爸告诉我，这张唱片上的曲目是贝多芬的《c小调钢琴合奏幻想曲》作品第80号，另外一首是瓦格纳的《唐豪塞序曲》。我在1986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作曲，在我的音乐创作中，显现了来自这张唱片的潜在影响（在我的《中国序曲》的慢板部分能感受到）。

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作曲家，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委约我以此创作一部作品，我写了《致莫扎特》（大提琴与交响乐队）；创作之初，我想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部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镜头中往日的上海和2006年日新月异的外滩令我十分感慨。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全世界也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我正在写一部作品《致贝多芬》以答谢伟大的贝多芬的音乐在50年前对我的启迪和影响。创作之际，思绪万千，在贝多芬《c小调钢琴合奏幻想曲》序奏的钢琴声中，我眼前不断切换着两张画面，一张是1970年我所历经的没有电灯的场景，另外一幅是2020年陆家嘴灯火通明的不夜天……



「给时间一点时间」刘荒田

一个月前，八十岁的老友和我在电话里聊天，念了一句：“不管每天多忙，我都要给时间留下一点时间。”我惊问是谁说的。他说是他上大学时的业师，不久前去世，得年102岁。我到今天还在想，这貌似绕口令、俏皮话的警句，玄机在哪里？

时间把寿命发给每一个人，这就是人之为人最大的财富了，足够花一辈子。不必像去银行查“活期户口”的余额一般打听“还剩多少”，时间不会发预告，各人用完为止。人“还”给时间什么呢？一切证明“活过来”的记录，如子嗣、书籍、艺术品、建筑物、纪念碑。怕死去以后没人知道，该是人性之一。怕死去留下坏名声，是历史人物的共同忧虑。宁可遗臭万年，也要留名的也不乏人，那是创造历史的强者。但看透的名士不屑为，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普通人却未必肯丰沛的历史感，但只要不是血流漂杵、人命危浅的世道，都会负最后的责任——买一块墓地，立一块刻上生卒年月日的碑石，或买一个骨灰瓮。以说明“来过一趟”。

以上行为是给时间作交代，指向“已然”。“给时间一点时间”却是进行时。这特指的“一点时间”包含着什么？须知一视同仁地批发时间的“时光老人”，曾经沧海，除却巫山，挑剔自不待言。

它须含着“新”。出以低标准并不难办。拿最刻板的日子来说，昨天是番茄炒蛋今天是牛肉面，前天就寝于11时30分今天是11时20分。然而，就像做作业每天都演算“1加1等于几”。原地踏步所造成的，哪怕脉搏、血压有变，也只是“不同”而已，无数次只当“一次”算。这么说来，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较受时间的青睐。长年累月地投入智慧、精力，偶然性的革命性飞跃，常规的水滴石穿式熬炼，提升科技和人文的境界。次一等是小格局的进境，老先生破解棋盘上的残局，儿童叠出别出心裁的积木，厨师做出新菜式，时光老人也会拈须微笑。至为紧要的是思想的更新，今天比昨天，阅读和观察增加一点点，体悟深一点点，那就无愧于时间。如果你有写日记的习惯，把书写归入“一点时间”内再好不过。

它须含着“善”。退休老人们去医院、图书馆、食堂、马路的斑马线当义工，为别人奉献，时光老人也会记在心里。

它须含着快乐。快乐的来处多得很，只要不妨碍别人，不犯法。如果出汗产生快乐，你就去运动或干活；如果看脱口秀产生快乐，你就看视频里的专场。如果唱歌产生快乐，你就常备点歌器。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特别偏爱菊花，绿的红的黄的白的，偶然买一束养在瓷瓶里，为家居平添一点活泼的气息。

在多年前，古耀华兄知我有这爱菊之癖，又没有陶令东篱可以长植，于是画了一幅花叶繁茂而不乱、线条遒劲而灵动的菊花小品送我。我偶在生活烦乱，心无法安放之际，凝视这置在明式柞木三门柜上的百瓣千姿，那淡淡菊香犹似可闻，心便一时得以平静，南山虽不在望，然人淡应当如菊。

说实在，耀华兄的手上功夫真的非常了得，他绘画能工笔能写意，书法篆隶真行草皆精，篆刻更是一绝，能在0.5厘米石上刻四字，线条工细精劲。近几年来董桥先生盖在书法作品上的姓名印和闲章大多都出自耀华兄之手。我曾在董先生的书房里看过他的两盒常用印，一盒为徐云叔所刻，另一盒便是耀华兄刻的，那旧时月色、身在嫦娥、月明满地相思……都整整齐齐排放在盒子里。董先生尝誉耀华兄刻的印章有文气，篆文劲爽挺拔，不输徐云叔。

近日巧的遇上了几位朋友，他们不约而同与我谈起古兄，其中一位蔡明宏兄，他在我眼中是个奇人，年纪比我们年轻，他一生都是奇遇，四岁拜入广钦老和尚门下，七岁又为华梵大学创办人晓云法师奔走募捐创校。更奇的是他于花艺、篆刻、绘画、书法、厨艺、茶道、经商亦是了得，全然无师而自通。他这样奇的一个

人，虽不曾与古兄有一面之雅，却对他的篆刻非常推崇，还关注他的帖文动向，可见古兄印艺魅力之大。

由于古兄的脾气好，思路缜密，我都经常以一些琐碎的小事叨扰他，如

## 人淡如菊

叶国威

遇上印章石材无法判别，发上一张图，什么芙蓉、寿山，品名和价格多少钱可买，一下便知。若字画难定真伪，细节拍过几张照片传去，他八成可断。至于他对旧王孙溥心畲的书画尤有深入的研究，曾摹写过一帧钟进士柏栢如意图给我，鬢眉毕现，几可乱真。及他近年又负责替博物馆专门整理一批溥心畲先生秘不示人的书画稿后，眼界更为之一开，因为这一批书画稿，连溥老逝世后，负责处理溥老书画的八人托管小组都未能得窥半纸。古兄对我感叹说，世人都传溥老下假题诗，挥毫作画，从不假思索，援笔立成。但当他研究完溥老的书画稿后，才深深明白一位成功的画家绝对不可纯仗天才。

像溥老这样的人，他在平日四下无人时，也花了不少功夫在琢磨书画的章法和布局，下笔练习之勤，是没有看过他画稿的人无法想象的。故古兄觉得他自己既不及溥老的百一，就更要潜下心来，一刻不敢懈怠。

昔读溥老《戒坛静坐》：“黄菊花稀橡叶干，寺门幽邃锁空坛。夜深跌坐无言说，谡谡松风月满阑。”虽有几分寂寞，然这松风月满无言坐，黄菊花稀对夜阑，有境有情，实在妙绝。

林黛玉的《问菊》，我倒能背：“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风何寂寞，雁归蛩病可相思。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还有她的咏螃蟹：“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

情谁羨我千觴。对兹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秋天赏菊、食蟹、饮酒、赋诗，古人这样的生活真令人心生向往。

而这向往，都在移居快要30年的台北实现了。由于位于海岛，新鲜的海产自然多样，特别到了秋天，三点蟹、处女蟳、沙公、不同鲜味的螃蟹依时上市，或清蒸、或爆炒、或煮粥，各有妙处，尽在不言中。

因近十年多来在台北已较易买到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秋来吃大闸蟹的习惯便一夕养成。为了吃其真味，我还请托友人自大陆带来正宗的山西老陈醋，因觉得酱汁不对，蟹的鲜味总出不来。当然做蘸酱的方法各有偏爱，但人往往都会追索那味蕾上初尝的滋味，我似乎也不例外！两汤匙酱油、两汤匙半的水，先小火烧干，再加一汤匙糖、大半汤匙姜蓉，一汤匙老陈醋，烧开后，当把脂红的大闸蟹拆开，酱汁一蘸，其滋味无穷，又是一年蟹菊争艳。



晚上十点，酒足饭饱后的我出发去登山，临出门时服务员对我说了声：“祝你好运！注意安全！”

这是北极圈内的罗弗敦群岛，初夏时节太阳半夜十二点半才下山，半小时后就日出了，根据天气预报今夜是这里难得的好天气，因此我决定这时去登顶拍摄。此山陡峭出了名，刚开始就感觉名不虚传，至半山腰时，天空飘起小雨，陆续遇到三位下山的登山客，都对我说：“赶紧下去，上面危险。”而我依然坚信天气预报、盼望天气好转，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奋斗终于蒙蒙细雨中成功登顶。

极目远眺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茫茫群山伴随着深深峡湾至海天尽头，深刻感受无限风光在险峰。然而更让我惊悚的是空中灰苍苍的乌云裹着雨柱正朝着我翻滚而来。低头

看脚下皆为悬崖，不由得两腿发软，相机架设好拍摄两张立刻返身下山。雨势渐大，山路泥泞湿滑，每一步都异常惊险，登山杖深插入山土后才敢迈步。

就在接近山脚时，突然脚下淤泥塌落人紧跟着掉了下去，等我悬停后才明白自己坠崖了：右手高高竖起手腕套在登山杖的环扣中，而碳素登山杖虽折却不断，一头牢牢地插在山土中，一头紧紧拽住了我的手腕，我就这样直直地挂在了山崖上。艰难地慢慢坐起，心知这是没法走下山了，必须贴着崖壁往下滑，可装着摄影器材的背包却使我的后背无法紧贴山体，于是我缓缓卸下背包，看着它纵向翻滚而下，恐惧更甚。最后狼狈不堪的我历经艰辛滑到山底，才安全返回。为纪念在危急关头救我一命的登山杖，我把这次拍摄的作品改成了碳素色。

摄影

## 七夕会

张廷

张廷

张廷